

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

——跋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證——

羅 常 培

在切韻指掌圖的檢例裏，有一首「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原文是：

匣關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上古釋音多具載，當今篇韻少相逢。

原註：戶歸切轉，于古切戶。

從這首歌裏，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匣喻兩紐在古代音韻中的關係來。幾年以前，葛毅卿君曾經根據這首歌訣和王國維手寫本切韻殘卷裏「雲」「越」兩字的反切，在通報裏發表了一篇文章，假定喻三（即于紐）的音值應該和匣紐字相同。近來他又懷疑殘卷裏「于、明俱反」的「明」字或許是「胡」字的形訛，另外舉了原本玉篇「云」作「胡勳反」和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滑」作「于八反」兩條旁證，寫了一篇「喻三入匣再證」。在葛君以前，曾運乾的切韻五聲五十一紐考（1）也曾根據切韻序「先仙尤侯俱論是切」那句話，把喻紐三等當作匣紐的「細音」，他說：

先仙尤侯皆舉類隔雙聲以明分別紐類之意。如尤、于求切，于胡不能相易者，尤爲蕭韻之弇音，于在虞韻亦弇音也；例：音弇者聲細，故尤、于求切也。

侯、胡溝切，胡于不能相易者，侯爲虞韻之侈音，胡在模韻亦侈音也；例：音侈者聲鴻，故侯胡溝切也。

他於是拿「胡乎戶侯下黃何」七字當作「匣一」，拿「于羽兩王云雲韋有永遠榮爲消筠」十四字當作「匣二」。這和他在喻母古讀考（2）裏以喻三歸匣的說法可以

（1）東北大學季刊第一期，頁十四。

（2）東北大學季刊第二期，頁五八至六四。其後安徽大學月刊第一卷

第一期又載方景略喻母古讀考一篇，舉于紐與影紐相通例十五條，與曉紐相通例七條，謂「于母乃自古音數母所變，未可專定爲某一母變音」。

互相印證。如果再往以前推溯，那末，鄒漢勛五均論⁽¹⁾的廿聲冊論裏有「論喻當并匣」一條，雖然目存文佚，卻未嘗不可以作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啓示。

當葛君寫後面那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整理經典釋文的反切，因為十年前我在切韻探賾裏也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²⁾所以對它還頗感興趣，順便給葛君寫信指出釋文裏的兩個例子，已承葛君引入篇中。不過我現在認為還有補充的必要，因此又參照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中匣于兩紐的反切，寫成這篇跋尾。

在討論本題以前，先得約略說明我整理經典釋文反切的方法。釋文這部書本來不是專為審音而作的，它的反切系統當然不能像廣韻那樣秩然不紊；所以整理這一大批莽如亂絲，將近六萬張卡片的反切材料也要比陳蘭甫作切韻考的功力更加繁難。現在先就整理聲類的方法來說。我系聯釋文聲類的方法，共有三種：

第一、反切上字同用、互用、遞用者：如「巴」有「必加、必麻」二反，「包」有「必交、必茅」二反，同用「必」字；「薄」有「旁各、旁博」二反，「旁」有「薄剛」「薄葬」二反，「薄」「旁」二字互用；「縛、扶謀反」，「浮、縛謀反」，「縛」「扶」「浮」三字遞用，是也。

第二、反切上字釋文未著切語而據其直音之切語系聯者：如「補」釋文無反切，而其直音「圃」字有「必古、布古、布五」三反，故得與「必」「布」系聯，是也。

第三、反切上字在釋文中無切語與直音可稽，而據其所切字中同音異切之上字系聯者：如「方」字釋文無反切與直音，但其所切之「奮」字有「方問、甫問、弗運」三反，三反既同切一音，故「方」「甫」「弗」聲同一類，是也。

前兩條算是「直證」，後一條算是「佐證」。不得已而用佐證時，我很謹慎的看那些不同的反切在廣韻裏是否同音，同時還顧到訓詁一方面有無出入；否則寧可存疑，不敢強聯。根據上面所說的三個條例來看釋文裏在廣韻應屬「匣」「于」兩紐的反切上字，我們可以得到「戶」和「于」兩類：

(1) 鄒叔子遺書本。

(2) 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三集切韻專號頁48，曾舉切韻「越」作「戶伐反」一例。

(甲) 戶類(和廣韻的匣紐相當，在釋文裏以「戶」作反切上字的，共發見一千零八十七次，較本類其他各字均多，所以拿它作標目。)

戶：胡：河：(1)何_可 戶_我 胡_可 胡_我 何_可 河_可 下_嫁 遐_嫁 遐_嫁 華_花 戶_瓜 胡_瓜 胡_花： 戶_化 胡_化 行_郎 戶_剛 戶_康： 戶_庚
 下_庚： 戶_孟 遐_孟 侯_豆 和_戈： 戶_臥 胡_臥 迴_頂 戶_交 胡_孝 環_關 戶_曷 何_葛 何_末 寒_末 火_葛 學_教 戶_孝 胡_孝 洪_工 衡_音 華_音
 咸_行 行_鹹 洽_斬 滑_胡 乎_入 于_入 回_音 (迴_音 回_候) 遐_音 (遐_音 遐_加) 獲_下 (畫_獲 胡_麥) 兮_音 (駢_音 兮_雞)
 幸_倖 (倖_音 幸_胡) 銜_音 (銜_音 洽_斬) 洽_音 (狹_音 洽_甲) 乎_夾 (乎_夾 乎_夾) 乎_怪 (壞_怪 乎_怪) 寒_音 (翰_音 旦_旦) 亥_音
 (孩_音 亥_哀) 閑_音 (點_音 閑_入) 黃_音 (樓_音 郭_郭) 賢_音 (見_音 賢_遍) 玄_音 (鉉_音 胡_大) 形_音 刑_音
 (脛_音 戶_定) 恨_音 (恨_音 戶_響) 惠_音 (瑩_音 戶_屬) 穴_音 (攜_音 穴_圭) 弦_音

以上三十八字惟「弦」字無可系聯，案廣韻「弦」和「賢」同作「胡田切」，雖不系聯，亦應屬於這一類。

(乙) 于類（和廣韻的于紐相當，即喻紐三等字，在釋文裏拿「于」作反切上字的，共發見一千四百十八次，較本類其他各字均多，所以拿它作標目。）

于音爲羽爲于于於于于于榮羽(音于于)又(宥音于救)袁(援音于眷)韋(韋音于鬼)位(鮪于軌)往(王于方)云韻(隕于敏)榮(榮音爲命)尤
有下求有

以上十四字惟「尤」「有」兩字和其他不能系聯。案「尤」作「下求反」只見於論語爲政章「寡尤」下，各本均同，諸家也沒加校訂，照上述第三例，應當和戶類系聯；不過，法偉堂的校本卻說：「下乃于之譌」，若然，那就可以和本類系聯了。然而，問題卻沒有這麼簡單！

這兩類雖然大體上自成系統，可是彼此間常有錯綜的關係。例如戶類的「滑」字有「胡八、乎八、于八」三反，它所切的字裏「猾」有「于八、戶八」二反，「皇」有「于況」「胡光」二反，並且尚書釋文「蠻夷猾夏」的「猾」字今本作「戶八反」，敦煌寫本作「于八反」，這當然不能諉爲偶然的訛誤。既然「猾」字可以有「戶八」和「于八」二反，那末「尤」字也未嘗不可以有「有牛」和「下求」二

(1) 凡不同音的反切或本無反切而據第三例系聯的上字，文中皆用：號

隔開；「類隔」切語則於字旁加・號以別之。

反。再說于類所切的「鴉」字同時有「于驕、于嬌、于苗、戶驕」四反，也可以作戶于兩類相通的例。若在本書以外找材料，我們還有許多有力的旁證。

據周祖謨所考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¹⁾匣于兩紐簡直有不可分的趨勢，所以他併稱「胡類」，其反切上字爲：

胡	護	護	胡	戶	胡	互	胡	扈	胡	后	胡	侯	胡	黃	胡	緩	胡	會	胡	奚	胡	諧	胡	核	胡	穴	胡	衡	胡	庚
紅	胡	和	胡	候	胡	厚	胡	後	胡	華	胡	墟	胡	獲	胡	形	胡	駭	胡	枯	胡	何	胡	賀	何	遐	何	下	遐	雅
行	遐	杏	遐	荷	賀	河	賀	戶	乎	戶	枯	悅	胡	尹	准	越	胡	厥	爲	胡	鮪	爲	榮	爲	核	爲	解	核	覈	械
于	禹	迂	禹	筭	禹	往	禹	尤	禹	尤	王	禹	右	禹	白	禹	有	于	又	有	敦	雄	有	雨	有	禹				

在廣韻裏本來應屬於紐的「尹越爲鮪榮」五字既然和匣紐系聯，周君又說：「于以下十三字不能與上係聯。案名義：云、于勳反，部目作胡熏反；又厲、胡甫反，原本玉篇云：古文寓字，名義寓作于甫反：是胡于聲同一類。」由此看來，原本玉篇裏的匣于兩紐比在經典釋文裏還混亂的厲害。

此外，我還發見兩個有趣的旁證。在南齊王融的集子裏有一首雙聲詩：園蘅眩紅蔦，湖荇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²⁾又北周庾信的問疾封中錄也是一首雙聲詩：

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爲閑，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湖韻鶴下，迴溪狹猿還，懷賢爲榮衛，和緩惠綺紈。⁽³⁾

第一首裏的「蘅眩紅蔦湖荇黃花迴鶴橫淮翰合霞」十五字在廣韻應屬匣紐，「園遠越雲」四字應屬於紐；第二首裏的「形骸學宦狹巷幸閑虹迴或合含寒橫湖鶴下還懷賢和緩惠紈」二十五字應屬匣紐，「違爲有雨雲又韻猿榮衛」十字應屬於紐。不過在第一首裏雜入喻紐的「燁」字，第二首裏雜入溪紐的「溪綺」兩字，除去這三個例外，他們既然把匣于兩紐當作雙聲，可見這兩紐的發音應該很相近的。

(1) 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論文稿本。

(2)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王寧朔集頁二十；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論雙聲條亦引之。

(3)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庾開府集卷二，頁三十一；丁濟雙聲詩選亦引之。此例承魏建功先生提示，特此聲謝！

就以上所引的材料來推斷這種現象發生的時代，我們知道王融生在宋泰始四年戊申（468 A.D.），死在齊隆昌元年甲戌（494 A.D.）；（1）庾信生在梁天監十二年癸巳（513 A.D.），死在周大定元年辛丑（581 A.D.）；顧野王生在梁天監十八年己亥（519 A.D.），死在陳太建十三年辛丑（581 A.D.），大同中爲太學博士奉詔撰玉篇（535—546 A.D.）；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是從陳至德元年癸卯（583 A.D.）作起的：那末就可以說，從五世紀末到六世紀末匣于兩紐都有混亂的現象，而且時代越早混亂的越厲害。不過，這種現象究竟是因爲同音而合併呢，還是因爲音近而相通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推溯匣于兩紐的歷史。

我嘗說，曾運乾的喻母古讀考在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和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以後，對於古聲母的考證上，是一篇很有貢獻的文章。然而，就音變的普通規律來講，在古代完全相同的聲音後來不會無條件的變成兩個不同的聲音。所以我們只可以說匣于兩紐在上古是很相近的音，而不能說他們是完全相同的音。照高本漢的擬測，匣紐的上古音是 *g'，于紐的上古音是 *g-，兩音極相近，只有送氣和不送氣的區別。這樣固然可以填上羣紐洪音的空當兒，可是于紐的洪音仍然空着。拿這種擬測來解釋上面所討論的現象，若從庾信詩裏闢入的「溪綺」兩個溪紐字大膽地假設上古的 *g' *g- 在六朝時候的某種方音裏還保持未變，似乎近理一點兒，可惜這種孤證太不夠作我們推斷的根據了。如果說那時候 *g- 已經變 j-，不能解釋它爲什麼算是匣紐的雙聲；若說 *g- 在 i 前和 *g' 同樣的變 y，又不好解釋羣紐的 *g' 在 i 前何以不變。所以從這一點來看，高氏的擬測似乎還有商酌的餘地。兩年前，李方桂先生曾經懷疑匣類有兩個上古的來源：(a) 和 k, k' 諸聲或互讀的是 *g'，(b) 和 x 諸聲的是 *ɣ。（2）照他的假設，那末匣于羣三紐應該按下面的程序來演變：

（1）南齊書 王融傳：「永明十一年使兼主客，接應使房景高 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又「鬱林 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據此推定其生卒年如上文。

（2）這是李先生和我私人通信中說過的，並未正式發表。

上古音

六世紀初

六世紀末

*g'-

ɣ-(匣)

*ɣ-

ɣ-(匣)

*ɣ-(i)-

ɣ-(i)-(于)

ɣ-j>j-

*g'(i)-

g'(i)-(羣)

*g'j-

如果這個假設可以成立，我們就可以說，在第五世紀末葉 ɣ 在 i 音前面還沒 j 化，所以王融庾信的詩裏把匣于認為雙聲，在原本玉篇的反切裏這兩紐系聯的地方也比較多。到六世紀末葉，ɣ 在 i 音前面已經 j 化，所以在經典釋文的反切裏這兩類分化的傾向漸強。至於這兩類在切韻裏的關係也就像見母有古居兩類，溪母有苦丘兩類一樣，只是洪細的不同；⁽¹⁾陸法言在切韻序裏既然明白指斥「先仙尤侯俱論是切」的不對，他自己當然不會又把匣于合併成一紐。我們若把切韻裏的匣紐擬作 ɣ-，于紐擬作 ɣj-，像 k:kj 和 k':k'j 的對峙一樣，就可以說得過去了。並且于紐在現代吳語裏大部分還和匣一樣的保持着[h-]音，在現代閩語的話音裏也有好些讀[h-]音的例，⁽²⁾這也可以表現它曾經讀過 ɣ 音的。

總結上文所說：我對於切韻裏匣于兩紐的關係，贊成曾運乾拿于紐當作匣紐細音的說法，並且覺得高本漢所擬的 j 或許經過 ɣj 一個階段，不過從發音原理講，這個 ɣj 音不會保持長久，很快就會變成 j 的。葛君因為幾個「類隔」反切的牽聯要把他們併成一類，反倒不容易解釋後來在大多數方言裏何以匣變[h]而于變[j]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作於北平，二十七年一月重訂於長沙。

(1)在我這篇文章初稿寫完後，北平輔仁大學的葛信益君，曾給我一封信說：「廣韻入聲廿一麥，擡，呼麥切，又于鹹切（諸本均同）；而麥韻有匣無于，查集韻麥韻亦無于，惟胡麥切有擡字，未審可否作匣于相通之一證？」附錄於此，以資參證。

(2)參看廈門音系第九表(乙)。